

學統

學統卷之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自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任太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生
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
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
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
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戸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
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

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涸然戒曰侯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徃當取其道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諸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嘗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乃無一人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

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粟之歲則大熟江淮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閒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

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盜及鬭死者俟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

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

縣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求對
求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八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即橫渠伊川二先生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諫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

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
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
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
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
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
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
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
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

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
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而神宗
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
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
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
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
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
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

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

帥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嘗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卽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

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頋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潄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進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聞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乃罷復舊任先生至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

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挽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獨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

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
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illegible]
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
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
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
改除奉議郎將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
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
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
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

爲不可括地實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
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
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
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
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
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稚數百追
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先生以親老求近鄉
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
小官賢士大夫覗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以先生爲

聘聲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已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致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具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并行後世學者咸賴之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敎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
色所爲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猗與
盛哉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先生
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之
墓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淳祐
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
程子

伊川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叉曰先生旣殁門人爲文敘述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又曰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天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一箇風以動之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爲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又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人

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
屈
又曰先生歸洛日以讀書勸學爲事義理精微樂告
不倦士大夫從之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又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
生處之恬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又曰自孟軻没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

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無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奧乎

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其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莫不感悅而化服

又曰先生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

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又曰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也

又曰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

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河南朱氏曰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玆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静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

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於兄弟則誠友於朋友則誠信修身飾行則不愧屋漏出政臨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

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
養之厚能至於是與嗚呼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
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裨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
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
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其氣貌清明
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
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
完人者若先生是巳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給於規矩準繩。經書賓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賓則都乃士人之區藪、皆從之質疑解惑。士大夫之往來過洛者、必造其門。莫不心醉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又曰、先生之材、大小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包涵、博大悠遠。[illegible]下天地同流。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職守兵衛之法。靡不講究。皆造其極。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此有志之士所以痛惜而長嘆也

成都范氏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

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

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
及聞其卒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
不幸也

廣平游氏曰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明誠夫子張
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
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
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
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
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

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猶未多爲人講論、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又曰、先生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

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蓋先生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從之學飲和茹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单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貧者忘饑寒仕者忘爵祿僧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

拂理願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
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
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嗚乎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
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闕絕而
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
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
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
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聞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又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

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撻決了人

上蔡謝氏曰先生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看他去齊宿晝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以寄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然於去

說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鄒氏志完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

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

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

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又曰明道云元氣會則生聖賢又云凝然不動是聖

人又云惟善通變是聖人又云凡人之弗能為者聖

人弗爲其形容聖人至矣盡矣

朱子曰明道語宏大

又曰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

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又曰明道可比顔子

又曰學者想像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又曰、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或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叚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

絡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擴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又曰明道荅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

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又曰明道所云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又曰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擴然而大公

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又曰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

又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

問明道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正心誠

意以後事、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一段朱子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

又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

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

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又曰、明道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

許多人欲牽惹也。

又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會得此便是

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詣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茍狥其說也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

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所以愚皆獲其益

敬軒薛氏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

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
者知者必識之
又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
時猶曰巳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又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
補
又曰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又曰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爲不遠
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爲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

哉。
又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
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又曰、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又曰、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刷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又曰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年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甚

神宗眷眷傾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彌分其罪

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行狀云獲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其爲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又曰明道先生本領純粹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又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其天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整菴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又曰、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

但[illegible]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

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

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

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

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況伯子之言前後

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於至一

云

又曰明道先生荅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為隨物於外

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
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
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
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為贅及
覩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
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
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
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又曰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禮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爲第一義徐徐察之大率要灑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言者輒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養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又曰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

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卽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病眞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曷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矣

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禪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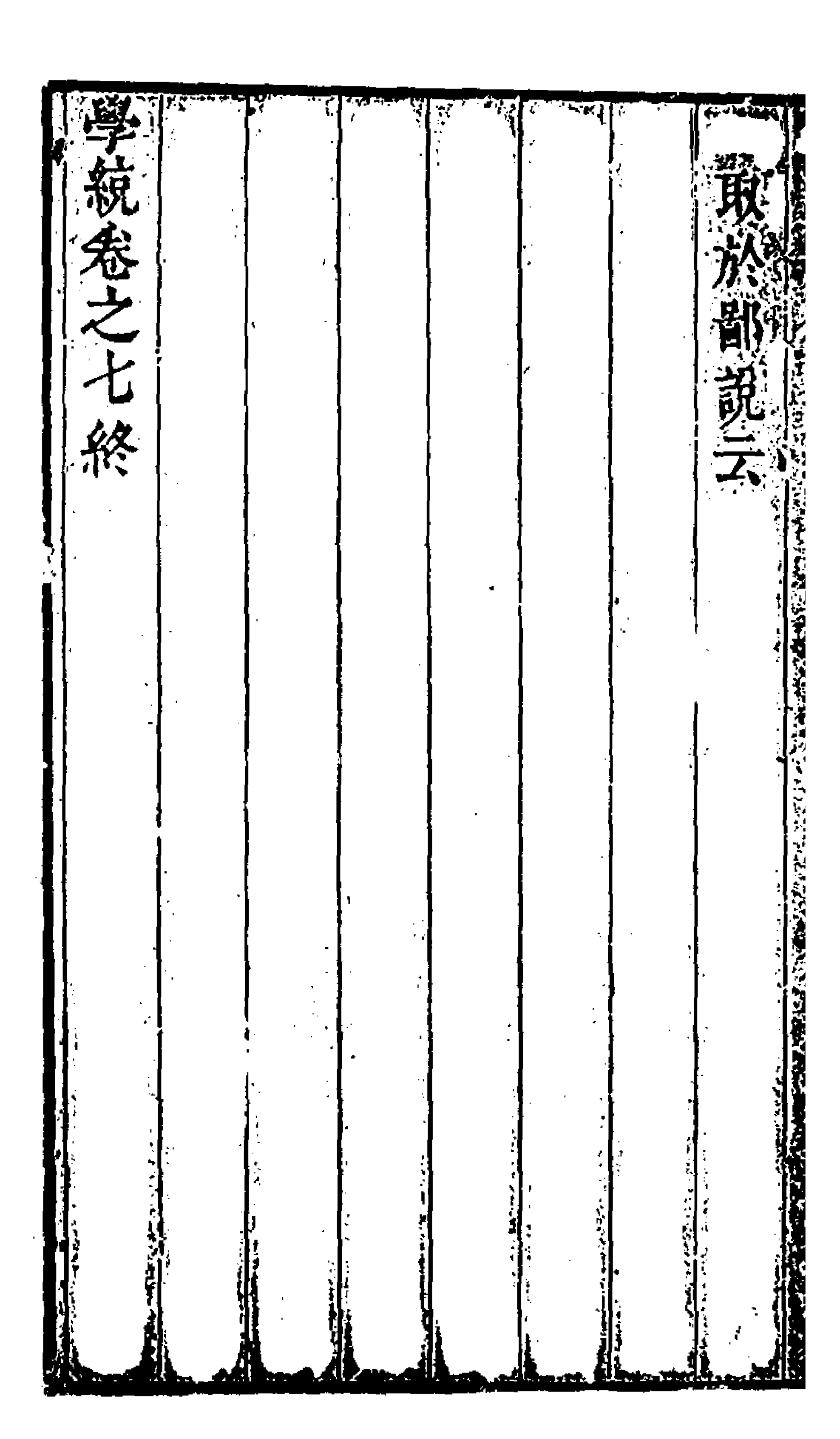
又曰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氏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眞無人

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愚按明道之學當時擬之顏子後世舉無間言其天資純粹優入聖域而無迹此固然矣然明道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又曰學者不必遠求只一敬而已便是約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又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

初學之要就此數段觀之明道之大指可見至於取佛首楞伽龍闢老釋孜孜焉於異端邪說辨不遺餘力則其於是非邪正之介抑何其嚴也後之爲明道者吾惑焉以濂溪令尋孔顏樂事目之爲佛家公案轉參而轉惑又因明道與學者言偶引一二禪語以爲況遂從而摘取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混入於瞿曇拳棒之間以爲儒釋渾同[illegible]左袒舉凡好高立異之士未有不相率而陷溺於其中一倡百和日新月盛方袍圓頂坐蒲面壁語

人曰明道在是可豈不重可嘆哉夫明道首闢異端而後人翻以異端誣明道然則今之所謂明道之學者固即明道當日之所痛心疾首深恐其爲害於天下後世不憚以其身吸吸焉爲之力闢而痛斥之者也愚嘗曰顏子明道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日流於空蕩愚又曰初學學顏子不如學曾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曾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亦深懼夫學者之喜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騖高遠其流弊殆至如



取於鄙說云

學統卷之七終